

重读抗战家书

一封穿越了85年的家书，信纸泛黄，情感真挚，记录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朴素而沉重的生活，这是我们父辈经历的岁月和他们忍受的苦难与屈辱。

1940年，一个13岁的孩子，为了生活，从华北的土地上，辗转多日去东北“闯关东”，讨一口饭吃。“我怎么也想不通，怎么中国人一下子变成了满洲国人了呢？只好顺着。”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家，却要在半路无奈地办理一张“出国证”，路途艰难，一路全要看日本人的脸色，接受各种盘查，拼尽全力地出卖苦力，委屈做人——还只能是最底层被压榨和奴役的下等人。能想象得到吗？在冰冷的街道，在日本兵寒光闪烁的刺刀下，中国人必须对着“膏药旗”脱帽鞠躬，在他们傲慢粗暴的呵斥声中，战战兢兢领取一碗清冷的菜汤和半块发霉的杂粮面饼子。

信中署名“经蔚”的孩子，就是后来的高御臣，一位劳工中的幸存者。2005

额尔古纳河逶迤近千公里，依偎着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流过。我在额尔古纳大地间行走，如同走进了一个万物和谐的生态博物馆。

记得在胡列吐吐湿地，我无意中看到水草丛中，有一株植物正冉冉升起，很像带着红色花蕊的蓼蓓，还飘摇着两片洁白的长花瓣。突然，这植物腾空而起，翩然起舞，原来是只健硕的蓼羽鹤！它通身羽毛灰白相间，只有那一对被我误认为花蕊的红眼睛，以及眼睛后端的两络白色长毛，成为引人注目注目的亮点。

蓼羽鹤的舞蹈越发张扬热烈，它忽而凌空展翅，从云中向我劈面而来，转个方向拍打着翅膀，继而跌倒，片刻，又挣扎着舞起来。我便跟着它移动脚步，直至走出去二三百米远，方悟出来，这蓼羽鹤是在诱拐我，用舞步让我离开原地。

我返回，用相机窥视蓼羽鹤的起点处——草丛的地皮上闪动着一粒粒红宝石般的小眼睛，有人声，这些小眼睛立马消失。仔细一看，这是一群刚出壳不久的蓼羽鹤雏鸟，它们把自己的身子摊平，和地皮浑然一体。这时候，那只大蓼羽鹤，奋不顾身地返回来，冲我大声鸣叫示威。我急忙退却。

还有一次，我和几位朋友在山峦间漫步，看见山坡上出现一排旱獭子，它们个儿不高，褐黄色的皮毛，后腿直立着，一双双小手握在胸前，翘着两个大门牙，像一个小矮人合唱团在高歌。一看到有人，那队列就像一根线绳在跌落那样，在地面上消失了。我们中有一位摄影家，决定留下来蹲守。后来他给我们发来一组照片。照片上的旱獭子不再“合唱”，而是各自行动，用两颗大门牙撕扯干草枝，有的已经搜集了一大嘴，正在返回，看那姿势，应该跑得挺快。摄影家说，旱獭子叼草絮窝，这是要繁殖了。

撒欢牧场是我每次额尔古纳之行的必到之地。牧场的主人赵红松是一个有大学文凭和高级导游证的返乡新牧人，他每天的工作丰富多彩，总在各种故事中穿梭。

10多年前，赵红松发现邻居的男孩抓住了一只小鸟，那小鸟的羽毛还没长出来，已经气若游丝。红松赶紧让男孩领着他找到白桦林中的鹰巢，原来这是一只大鸢的雏鸟。他爬上树，把这只雏鸟放回了鹰巢。大鸢回来后，嗅到雏鸟身上气味变了，便一口将雏鸟叨出了巢穴。没办法，红松只好把这只雏鸟抱回家，每天喂食。雏鸟渐渐长大了，变得健硕和凶猛，也对红松产生了依赖，红松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。红松担心时间长了它会失去天性，便把它带到白桦林中放飞，可它不肯离开。红松只要一动身，它就叨住裤腿不放。第三次放飞的时候，红松一边开着摩托车，一边用一只手把它往天上放，然后猛拧油门飞驰而去。

当时红松在外读书，只要回到牧场，长成大鸢的雏鸟都会出现，在他脚边栖落。红松说，你走吧，我没有东西给你吃。它便在红松的头顶一遍遍盘旋。直到红松返乡创业，那只大鸢依然没有忘记他。有一次红松骑马翻山越岭20里地，这只大鸢跟了他一个来回，似乎在保卫着昔日的救命恩人。但是这只大鸢好像已经懂得分寸，与红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。后来，在某一个早晨，红松发现它从此不再出现。

红松来到大鸢的巢穴前，发现在里面做窝的不是这只大鸢，而是它的后代，那眼神、毛色几乎一模一样。

额尔古纳在中国的最北方，伊木河哨所在额尔古纳的远方。边防官兵们守卫在这里，也保护着草原森林的安宁。额尔古纳市戍边文化公园有一处石雕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1979年3月，伊木河哨所连长张国臣的妻子带着4岁女儿，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看他，在离哨所还有170公里的地方，因道路融雪冻冰，母女俩只得原路返回。妈妈告诉女儿，爸爸就在前方执行任务，咱们摸摸河上的冰，等冰化成水，就能流到爸爸的身边。听话的女儿，把自己的玩具娃娃面朝爸爸的方向，摆在了冰河上。不久，部队巡逻到附近，张国臣用望远镜发现了这个玩具娃娃，走近一看，正是自己一年前探亲时给女儿买的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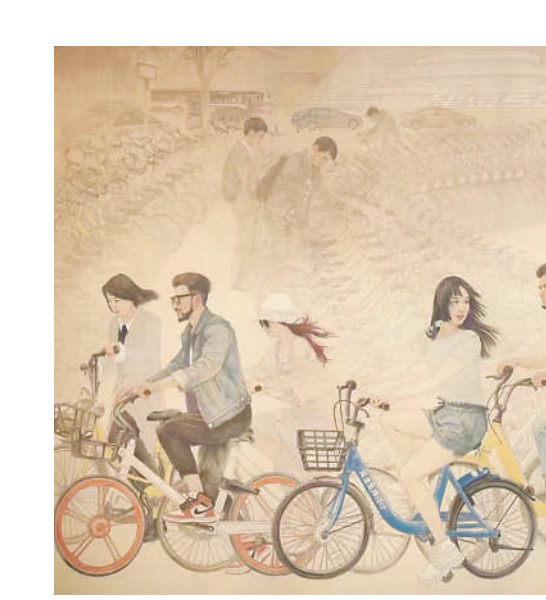
额尔古纳，人与自然缔造了大地的意境。

85年前的“13岁”

王劲松

生活，别说我的父辈祖辈，就在我刚刚工作的时候都是无法想象的。那时的我还在梦想着买辆新自行车，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，或者等有积蓄，出趟远门，看看好山好水……如今这一切还是问题吗？40多年改革发展的脚步和速度，远远超越了历史上的几百年。中国，曾在列强的眼里是落后和愚昧的印象，可转眼之间，就以全面崛起的面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，这一切仅仅用了几十年！

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，多么深刻的感知！窗外轻拂的嫩绿枝条，超市里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各色商品，草地上孩子们奔跑嬉笑的欢闹，“五一”假期飞驰的高铁内快乐的笑脸，电视里直播着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，中国航母和万吨大驱正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劈波斩浪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迎风飞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……今日的中国，13岁的孩子正坐在明媚的教室



我已有的40余年人生里，最低谷的那一段是在离家不远不近的陌生县城度过的，独自一人在便宜的小旅馆里舔舐伤口。触底之后，人就慢慢往上走，但从低谷往上爬的两年其实也不好受。喧嚣的大城市不适合休养，于是我选择了汕头。

租住了一个小公寓，附近基本不会塞车，交通方便。公寓楼对面是一家连锁超市，其时生意不是很好，却能够满足一个人在城市的几乎所有需要。

就这样，我在这座城市窝了起来。

这座城市对我的治疗，从睡眠开始。汕头当时对我来说就是一座陌生的城，因为陌生所以少了喧扰。一开始生活状态还不稳定的时候，睡眠也是难以捉摸的，每天都无法确定自己什么时候醒来。但幸好，无论我什么时候醒来，这座城市都能给我以相应的包容——

如果是近午，那就挨到中午叫个外卖，汕头的外卖丰富程度不如广州，但口感方面不相上下，而且有一些家乡特有的菜式，比如粿汁、棵菜，全国大城市都有的外卖菜式也不缺。

如果是早醒，大部分情况是叫早餐，也偶

里，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，对比那封13岁的孩子在85年前含泪写下的、泛黄变脆的家书，历史并不遥远，历史就在眼前。家书的每一个字，都像刀子一样扎心，它提醒着我们不能忘，这是中国百姓走过的路。

就算是现在，在这个地球上，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中国这样的安宁环境。局部地区的战争，多少家庭家破人亡，多少儿童亡命战火……其实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地球上，是祖国用自己的力量在弱肉强食的丛林里筑起一道钢铁长城，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遮风挡雨。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，就不可能有和平安宁，就不可能有平等和自由，更不可能发展和进步。所以，当我读到这封家书，除了为父辈的经历唏嘘感叹，我更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，感谢我的国，向每一位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的人表达自己深深的敬意！

这封来自85年前的家书，那个13岁的孩子和那一段漫长悲伤的“闯关东”之路，贫苦的中国人求生的艰难，家书里流淌着的百姓辛酸的血泪，已经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。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，我要用作品为这个时代留下光影记忆，用作品记录我们这个民族走过的艰难历程。如果有一天能有机会，我希望把这个故事在荧幕中表现出来，这是我们民族的记忆，这是我们必须告诉后来人的，来时的路。

面对上级的要求，下级如实作答和落实，是行政管理环节的基本要求，然而翻看历史，总不乏潦草应付、敷衍塞责、弄虚作假之人。

元代某年，陕西行御史台进言，打算疏浚开凿黄河三门峡，设立水陆路驿站，以便直达陕陆地区。朝廷于是移交公文给监察官王思诚，让他召集陕西、河南两省宪臣及郡县长官一同去视察那里的情况，结果一些人“皆畏险阻，欲以虚辞复命”，王思诚顿时就怒了，说：“吾属自欺，何以责人！何以待朝廷！”又说，你们在这里稍作停留，我自己去实地察看。“众惶恐”，只好跟随他一同前往。黄河中的滩涂沙石绵延100多里，礁石交错突出。道路不通，就舍弃马匹步行，攀援着藤蔓前行，这样一共走了三十来里，王思诚“度其不可，乃作诗历叙其险”。主持政务的官员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于是搁置了这个提议。

今人无法知道那些想用“虚辞”向上交差的人是怎么说的，但无非两种可能：一是阿从上级意图，行与不行都该行；一是干脆就说地势险恶，疏浚开凿工程干不了。然而，不管哪种说法，都存在问题，就是不做任何实地考察和研究，“以虚辞复命”。其结果，要么不该上马的工程上了，劳民伤财；要么该上马的工程没有上，延缓了发展。后退一步说，就算一些人平日对情况有所了解，在执行上级决心和意图时，也要认真地有针对性地考察和研究，实事求是地汇报情况，为可行性论证和工程实施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材料和依据。

以虚辞复命，是典型的懒政怠政行为，怕苦怕累、患得患失、不思进取、推脱敷衍，推一推就动一动，甚至推都推不动。对此，北宋文学家苏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危害：

“躁则妄，情则废。既要且废，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，常出于此，而不足怪。”（《凤鸣驿记》）世间的事业，没有哪一样不是用心血和汗水凝成的，躺平、敷衍、应付、弄虚作假，欺上瞒下，结果就是无所作为、阻碍建设发展，乃至误国误民。

今日的黄浦江被誉为上海的母亲河，然而昔日由于吴淞江下游的淤塞和太湖的漫溢，三天两头发生洪水灾害，从唐代到明初，皆“有司治不效”。永乐元年，朝廷派来一个人负责治理，这个人就是户部尚书夏原吉，他是怎么做的呢？《明史》中写道：“原吉布衣徒步，日夜经画，盛暑不张盖，曰：‘民劳，吾何忍独逸。’事竣，还京师，言水虽由故道入海，而支流未尽疏泄，非经久计。明年正月，原吉复行，浚白茆塘、刘家河、大黄浦……九月工毕，水泄，苏、松农田大利。”

这就与前文说的王思诚遇到的那帮官员形成了鲜明对照，他不只“布衣徒步，日夜经画，盛暑不张盖”，亲力亲为，与民工同甘共苦，而且干工程不留瑕疵，没有干好就接着干，直到干好为止，真正当成长久之计来完成。应该说这才是干事创业的样子。

为官从政难能可贵的是有敬业有为、勇于担当的精神，要以天下为己任，以社稷为己责，心怀百姓，利为民谋，“但愿苍生俱饱暖，不辞辛苦出山林”。面对责任和任务，能够宵衣旰食、全力以赴，一如《隋书》所云：“恪勤匪懈，夙夜在公。”唯此，方能不负百姓所托，不负手中权力，成就利民济世之事业。

金台随感

随着破晓到来，海面的阳光会渐渐透过来，也能看见海里的岛屿了。汕头空气潮湿，海上总是有雾，那些岛屿在晨间便总是蒙在雾气中若隐若现，神话中的仙山不过如此。

一年多之后，我渐渐从经常过午不醒，变成作息大致稳定，且我终又能体验到人生乐趣了。始于美食，游于风光。就这样一天又一天，重复而平淡，低谷的日子竟不知不觉过去了。渐渐把一些社交捡了回来，在一家老式的裁缝店里，给自己做了一套西装穿上，人也从自以为的青年状态，转变为自觉的中年人，认识了一些汕头的朋友，而广州那边又伸出了橄榄枝。

但我有点不想走了。这座城市的经济环境并不适合我，但从味道的安抚，到风光的沉浸，再到浪涛的回应，都让我觉得，我可以把这里当成第三个故乡。我不晓得自己会在这里停留多久，也不去想这个问题，只要它此刻适合我，那我就在这一刻拥抱它、感恩它。

小施一边按摩一边解释：我也会发语音，就怕人家不方便，比如，他在开会啊，他旁边有人啊。如果语音转文字，我的普通话不标准，有时还会出错，容易有误解，反而耽误事。

哦，他心里想的是对方的不方便！

我坐起来，仔细打量面前的小施——绝对可以用“眉清目秀”来形容。

我想起那个流传已久的盲人打灯笼的故事。相传，有位盲人每次晚上出行时，手里总打着一盏明亮的灯笼。路人好奇，便问：“你自己又看不见，怎么还要打个灯笼？”盲人回答：“我不是为了看见路，而是为了让让人家能看见前面有个人找路的我，他们就不容易撞到了……”

盲人打灯笼的故事，可能是文化人的编造。不过小施编发微信的偏好，却是我的亲眼所见。

此刻，我更好奇的，是视力残疾的小施，没有进过校园，也没有念过多少书，他的用户思维、他的利他意识，都是谁教的？那植根内心的修养、替人着想的善良，又源自哪里？小施一直在忙，不便打搅。当然，这个答案，对我来说，亦有所悟。

遇见

汕头岁月

阿 菩

慢慢慢地，我的行动力越来越好了，有时候竟能设定闹钟早醒，在四五点的时候起来开车兜风，约20分钟来到东海岸公园，这里是我的母亲河——榕江的人海口，陆止于此，海始于斯。我从这里再启动，往体育馆方向走去——这是一条我所见过的第二好的沿海公路，最适合驱车兜风。

这个点朝阳将出未出，用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车速慢慢前行，把车窗打开，让海风吹进来，同时耳边响起的便是令人心安的、有节奏的海浪声，这对曾长久失眠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上上良药，它能让精神变得稳定。这条路，我有时候是一开到底，有时候也会停下跟海说说话。我真正的困境其实连文字都不想记录，跟朋友说多了也变成祥林嫂，但很幸运，浪涛的声音会回应我。

肩颈酸胀数日，手臂难以自如伸展。朋友推荐我去小区附近的一家盲人推拿店。

师傅姓施，三十来岁，个子高高的，眼睛大大的，可惜没有什么光感。

等了半个钟头，我才在按摩床上趴下。小施按响倒计时的语音，然后在我的肩颈部从容施展他的手法，先左后右，从上至下，时疾时缓。其间，他的手机不断有微信提示音跳响。

对方应该发来的是一段文字，小施的微信设置了关怀模式，轻触文字消息便可播出不完整内容，于是手机里传出标准的普通话：现在来方便吗？

小施转身在手机上按键，应该是拼音输入法：现，现在，正，忙。他靠听力，不断选词，又不断删除。他手机上的每一个键都有提示音，拼成字之后也有提示音。

对方又发来信息：那什么时候过来？

小施继续按键，根据语音的提示，错的一次次删除，对的一键确认。直至感觉语意到位了，再按语音提示发送：40，分钟，后，可以。

我趴着，推拿被微信消息一次次叫停。小施有些不好意思，不断跟我致歉。想到他是盲人，想到他在联系接单，我虽然觉得有些扫兴，

笔与墨（组诗）	
北 乔	
笔	墨
取众生万物的心影 为时光赋形 穷尽所有的动作和神情	燃烧之后的激情 有些未消失的，成了墨 无需辨别前世还是今生，仿佛 白天与夜晚，谁是谁的真身
方寸之间 便能纵横四海 动静，均可定乾坤	墨锭，只是短暂的坚硬 艺术化于无形，或更永恒
笔管—— 记得穿过竹林的风 溪水清激的激情 庇护崇山峻岭的烟雨 守住千万年的元气	水活在墨里，墨依靠水 为万物拟形表意
无论如何坚硬 终究要用柔软表达 经脉，可蕴钢筋铁骨之劲	失去水的墨 来到另一个世界生生不息
	我们这一生可能没使用过墨 必遇见墨，遇见如同祖先背影 的时光

大地